

讀詩識小錄

燕南陳



小雅二

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同禧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孔疏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

異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大師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蘇東坡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李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穎濱曰小雅言政治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

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諫之巧。朱子曰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可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鹿鳴之什二之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意工切

我有嘉賓

多少

歡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

應興意

人之好我我心也有駕馭有感動

示我周行也

二

○應興意
鹿鳴字

傳曰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

傳引鄉射記之文注曰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据以疏末二句最有根柢但末二句乃全詩主意致語諄切必謂其循守典制轉恐晦詩意矣。鹿遇美草而發和聲賓遇隆禮而失大道述主人乞言之誠有藉此敬賓之禮以希聞夫至德要道也者下二章鋪陳禮樂仍與末二句相回拱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

是傲 三句本末具備寫來確

是嘉賓足以示我者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興也。虛歌妙

好我示我
隱然言下

德音三句只算首章嘉賓二字注脚旨酒二句仍是首章鼓瑟三句意思然則語意直回抱示我周行非第鋪揚嘉賓之德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心字深覺飲食玉帛不是文具主人以誠感嘉賓庶以誠應

矣

二三章皆是半截語語直回抱示我周行一若期望既深轉不敢為再三之瀆也者是謂言不盡意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三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辯曰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傳曰此燕饗賓客之詩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全詩主意以鹿鳴呼起而以得食承接興用下敬上而求周行之示不即不離可謂婉而諄矣二三章總申此意非平排也德音三句寫得確是嘉賓足以示我者故下二句及末章止言燕樂而周行之示期諸言外正興意掩映有情也蓋曰就嘉賓言之既式燕以敬矣就主人言之既燕樂嘉賓之心矣則好我而示我庶有冀乎哉是三章只此一意而布置變化不可跡求也目為平排者或汨其

妙

鹿鳴三章章八句

傳曰棠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
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
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
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
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

八字寫盡遠役煩困逗起下句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

賦也。三句一筆一折

傳曰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

四

謂各盡其道矣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就奉使之時言之君命不宿毅然就道若不懷歸也者實則
非無私情由急公義耳我心傷悲似應懷歸卻是應靡盬體開
神合言雖懷而不歸也情義兩層一句雙包。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二句連說妙先說懷歸後說王事又妙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

與周道倭遲為互文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並說啓處妙出使之勞非但不得將父母矣

周道倭遲遙望也驛驛駱馬俯視也以嘽嘽者日行於倭遲
之中而不遑啟處遠役情形寫盡矣豈不句一折末二句直下

興起句應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興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興也

忽變而為急音促節上二章嘽緩之聲象臣心之傷悲也此二章促數之響象臣心之困迫也文章有神信夫。上言行役之勞此言父母之養懷歸之故盡矣卻不說懷歸只提唱王事句妙達其情而隱風以義耶抑美其篤於義而已忘於情耶說者於此不得下一滯語妙論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連上不遑將父母一氣豈不懷歸總承上不遑啟

處不遑將父母而言是用作歌將毋來諗賦也

五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辯曰首句同

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傳曰此勞使臣之詩也

遣則勉以義勞則述其情見古人文字大處。上據公義以策下下必挾私情以怨上上下下所以不交也盛世之詩私情必自上言之公義即代下言之此詩首二章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二句連說見其能抑私情而急公義也中二章專說王事獎其獨急公義也末一章專說懷歸恤其隱抱私情也然皆出自代言若其心固如此也者則急公之忠上知之不遂之私上又知之先王所為說以使民也夫四牡不作於上

則北山必作於下矣。曾兩事也乎哉。序曰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缺者情不相通也。可見此詩是古君臣性情流露。澹洽
處以心印心。而為此語。非後世駕馭之術所得託也。確論

四牡五章章五句

傳曰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
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
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興意工妙駢征夫。不責在一人妙每懷靡及。興也。鍊語有

精神

傳曰蓋亦因以為戒。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

察采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
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
○蘇穎濱曰煌煌之華生于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
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靡及之憂。不忘咨
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輯曰每
懷靡及。于古臣子良箴。下四章從此生出。既每懷靡及。又諏
謀度詢于古臣職。又寧有他。

以皇華興。臣懷大落墨法。每字無限量。靡字無究竟。似贊似
勉。不落邊際。○使臣求副君命。其黨求助。使臣眾人協力。以
治眾事故無遺善也。鄭箋曰眾行夫括斯旨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賦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賦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

毛傳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

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

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箋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

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

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歐陽永叔曰二章以下

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因以博采廣聞不

徒將一事而出也。輯曰四周字可思君道相道又寧有他

哉

歐陽子及傳說皆謂諏謀度詢特變文叶韻果爾豈必四章

且亦豈止四章耶左傳臣獲五善國語重之以六德毛鄭据

之似協詩意宋儒不用之者或以周訓忠信在此詩不如作

周徧之周其義為長耶抑以春秋人說詩多藉以達意而非

盡衷於詩之本義耶然古說固可竝存不必廢之也。各上

三句宛然駢駢之象各下一句殷然靡及之情章法布置極

妙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辯曰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傳曰此遣使臣之詩也

全詩似勉似贊一以為當然之詞一以為已然之詞示之以善與不掩其善雙管齊下傳謂蓋亦因以為戒妙盡詩旨蓋以贊其已然者為言中之意而以勉其當然者為言外之諷看得語意賓主分明

確論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傳曰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

八

序只言遣內外傳注一教字妙盡詩旨傳故云因以為戒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曰不當作柎鄂足也呂東萊曰說文鄂作芎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興也○二句從第五章意轉出為全詩提綱語羣山萬壑皆赴乎此也

王介甫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

興而兼比質直沈痛人者誰朋友妻子其尤也至論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句句指點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賦也○不說到此不

足以醒迷兩矣字淒然動人

何元子曰所謂莫如者於此驗之最為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威字動人矣。哀字更動人。孔懷字動人矣。求字更動人。莫如兄弟不必言至此等事。始見然不言至此等事。不足以徹上徹下也。

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指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興也。○又以襯托為指點。

良朋妙非不盡力。只由循分耳。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創論妙論。令人之意也。消。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也。

王介甫曰：很於內者非令兄弟。然禦侮則良朋。曾不如兄弟之可恃。

上二章所言莫如之義。人皆信之矣。然終有覺兄弟不如友生者。則謂人遭其令者。我遭其傲者也。夫傲莫甚於閱牆而

九

猶禦侮是良朋。且不如傲兄弟。況令兄弟乎。如此指點開論。真令石人首肯。○曩論曰：哀者且求難。乃徒歎閱牆者。猶禦侮。良朋也。乃無戎。情因分起。事以義盡也。則我之當盡其分。義於兄弟者何如也。曲曲點醒。即以反跌。下章有競秀爭流之觀。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字字頓挫以出之。

承上開下全文樞軸也。有此洄漩振蕩文勢。乃淋漓飛舞。

儻爾邊豆。換筆接上神行。飲酒之飶。兄弟既具。仍屢拍兄弟字。和樂且孺。賦也。孺。

字令人涕下。後人不能道。

承上章以泳歎為指點。引而不發。令人心動。○兄弟之外亦

有和樂然阿誰當得孺字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湛賦也

傳曰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馬則無以久其樂矣

妻子之樂賢愚所同故又就此指點翁以形言亦以恩言苟有未翁賢者固不勝快然愚者亦自反歉然矣和樂且湛非言兄弟之樂正言無兄弟之樂即妻子之樂亦減此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點破恍然。二三四章就人生極不幸處令人警醒六七章又就人生最逸樂時令人體認莫如兄弟之旨固在人人心意中矣

十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承上章一氣詠歎悠然神行矣

是究是圖豈其然乎賦也然

字直結莫如字晨鐘一省

朋友之樂當不得孺字妻子之樂到不得湛字且宜室家樂妻孥恆必由之前就處變看此就處常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才說到透處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祭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辯曰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攷之蓋此得而彼失也

傳曰此燕兄弟之樂歌

首章提明宗旨以下層層指點凡七拍兄弟皆成棒痕摺血之文尤妙在死喪哀棄急難禦侮將莫如兄弟意透到盡處

矣忽以喪亂既平二章軒然起波將主意一翻而以儻爾二章縷縷舉示令人究圖遂覺一洄一沓蕩漾不盡真乃泳歎淫泆。黃山谷魯直論文章須謹布置每舉尚書堯典昌黎原道為學者法此詩之起結鋪陳次第波折亦如官府甲第聽事庖福之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節奏嚶其鳴矣求其

友聲重筆頓喚以發求字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矣字作章法摺疊有態有力○求字如珠落玉盤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二句舉以友

成德之效也大者言之也

十一

臣而曰友成德輔治之厚望具此一言中矣友而曰求樂道忘勢之殷情具此一言中矣從鳥求友聲引起突說到神聽和平蓋舉至小者發其凡而極於至大者要其歸兩面夾寫求友無可推諉矣幽谷二句不是閒文甫出谷而遷喬即求同聲之應況投大而遺艱敢忘同德之助哉神聽二句說家殊無了義竊謂人君與天合德必資輔翼代天出治亦賴匡襄迨乎明德升聞天且默契有不爽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明德惟馨聞於上帝伊尹格於皇天陟扈格於上帝之類在在可徵然則內聖外王皆有天人合一境詣斯友生之助豈淺鮮而旁求之誠可疎略哉說到

此處求字乃不輕泛及讀唐荆川順之之論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召平則四方既

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說下句的切而上句終無了

義則鄙論亦千慮之一得也

確論

伐木許許字法醜酒有奠句法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

弗顧婉至於粢酒埽陳饋八簋唱歎更端然與上段是互文參錯占而妙既有肥牡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興也○寧適四句乃求字中拳拳之心不敢少歉于己者兩適字妙

並替友開出一面矣用意周至

句句是求字虛心誠意看作儀文語病百出矣

伐木于阪醜酒有行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幸詞也應上兩不來句○字法句法皆峭

十二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冥然抽筆局外一歎應兩微我句乃求友殷奉之心惟恐忽于細者○俗情至理看

得合一後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四句緊承人不能道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上文作轉

筆墨鼓舞音節古奧○湑醑鼓舞四字各作一讀四我字有自任不辭意是求友精神非特倒句也迨我暇矣飲

此湑矣興也○迨暇即飲不持此燕也我暇即飲不論兄弟也兩矣字寫出念念不置意如此作結文情不盡

下二章只是求字精神皆兢兢詳慎幾幸自反無缺以冀得

當於友生者看作鋪敘燕饗者非詩意也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傳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真西山德秀曰鹿鳴以臣為賓伐木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

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詩止見為人之求友不見為君之求臣蓋樂道忘勢但知相需之急不知相臨之分也。朱備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有諸父諸舅兄弟之文何也曰人資朋友以明道以進德也貴為天子賤為庶人尊為父兄卑為子弟親為同姓疎為異姓分雖不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就卑而不為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為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為泛道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何元子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凡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殺有飯雖

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腍肥牡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邊豆有踐是有飯有殺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也

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此詩言求即用上敬下之義故謂之友只此一字想見樂道忘勢之心後二章情盡禮至只寫一求字。神聽和平二語為全詩之骨蓋天德王道之盡則馨香感於神明而非友無以贊助而成之者識得此義乃見上一章言求友下二章言燕飲皆關理

道不涉一絲世情方是盛世之雅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傳曰劉氏曰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天命難諶厥位惟危
對此著語自見警動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除字妙義傳訓除舊
布新愈見下字之妙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

朱克升曰無時不受福則積之也厚故以單厚言無事不受

福則得之也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申言單

厚多益也。胡宗一紹曾曰除字詩中皆直慮反猶易也

句句稱頌然言其然而未言其所以然至下章罄無不宜微

微點逗乃見單厚多益皆所宜有天非私厚而人非致諛也

十四

○單厚而曰何不除乃為往過未續多益而曰莫不庶乃非

彼豐此書鍊意鍊詞善頌善禱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

二字指福言則已然之詞指德言
則當然之詞然指德于義為長

罄無不

宜受天百祿

受字妙

降爾遐福

降字妙

維日不足鍊語工妙

鍊意

蘇穎濱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

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長有其福而

日且不足矣

天保定爾在首章為特筆在二三章只為疊筆上陳保定之

福備矣至矣此乃進一步說蓋謂天之保定爾者固以福尤

保定爾以受福之德也戩穀罄宜本由自盡然若啟若翼疑

有神助故曰俾爾既有此德則爾且欲辭乎天而不得也受之而已矣天亦若舍乎爾而奚屬也降焉而已矣來日正長而曰維日不足轉覺福多而日少者此所以單厚所以多益與詞若稱其已然意實期以當然語意所以深渾有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句法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賦也

呂與叔曰上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山阜岡陵以喻興川至以喻增然興說在如字前增說在如

十五

字後五如字判然兩屬而聯說在中間種種古錯入妙○五如字束上二章頌語古奧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

另起一頭憑空結構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賦也○文勢小住

首二句引起詒福非致福之由也致福在下章德字此章於起下為獨繭抽絲於承上為竿頭進步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下四句本贊贊卻以此句架空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妙羣

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起句承上換筆呼起也下四句妙旨借詒福說出極以虛運實之妙

劉公瑾

瑾

曰承上祭祀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

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德其一篇之本

頌與

民之質百姓之徧德神所詒君之福也然須君之先有其德也一句寫出兩面然贊頌語非策勵語而策勵實寓贊頌之中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

賦也○劈空比擬接上章神行

四如字束上二章字句音節錯綜古奧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馬

辯曰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傳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

十六

其君

歐陽永叔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託天託神皆用摹擬語想像語以鋪陳受福未嘗明指受福之由而以罄宜徧德二語微露其意則不啻明指矣寓規於美令人恍然福有由致引而不發躍如也於賡颺寓啟沃之微言於筆墨見隱現之妙境○畫家之妙多在旁見側出正面下筆殊大難事文家亦然此詩則多著手正面矣然一以間架之法寫之前三章語語正贊幾近堆垛然戩穀罄宜二語列其中恍見上下云云皆有歸著下三章正贊語什之五六而以嘏詞為間架且徧德一語見民德由君即詒福由德

並上截聲宜戡穀二語亦有歸著矣以虛運實遂使一派正
面話皆不平板悉具俯注仰承神回氣合之勢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示以還師之期即作跌筆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興也○點醒出師遠戌大眼目妙以頓挫出之

風之以義卻從情說來妙在託諸戍者自言則既使知出師
之義又若彼固已知其義也者立言特妙○突說歸字妙

采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字起下憂心烈烈載飢

載渴承上不遑啟居進步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興也○承上靡室靡家進步

戍者不遂之情惟此章悉代言之

十七

采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四字提唱作轉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興也○起下二章

此章置情言義是上下轉關○出師在采薇之時還師在戡
莫之時而自出師至戍所途中日月則於作止柔止剛止見
之借物託興即於所託之物帶寫正意一筆兩用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興也○提唱

文意文境幡然一變○彼路四句隱示以長子率師彼路非

可冒受也三軍從帥車牡非以虛設也字字頓喚以注入末

句蓋風之以師武臣力之必宜如此耳卻若戍役之自期其

如此者立言最妙

駕彼四牡四牡駢駢君子所依字法妙有形勢有分

八字中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賦也。頓喚。

所依所腓日戒孔棘微言示微妙于無迹。戌者戰當求捷

守當知戒而已然質言之是顯下之不知此義也苟不言之

又慮下之或昧此義也於此見二章之妙於立言。或戰或

守非有成局然戌者不出此二事也故此與上章是詩中鋪

排處

昔我往矣

哭從歸時追溯出師飛行絕迹出師閔其勞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自是絕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十八

莫知我哀

賦也。妙用莫知二字頓醒全詩之意

收轉三曰歸句曰歸猶勞況出師耶莫知我哀古人真覺體

諒不到處儘多非後人權術語

序曰采薇遣戌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戌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

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辯曰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傳曰此遣戌役之詩

折衷曰戌役之苦莫甚於起行有離別之悲在途有飢渴之

困至戌有戰守之勞而上之人皆預知之矣戌役之功莫大

於未戰有忠奮之心將戰有整暇之度既戰有警戒之思而

上之人皆預言之矣於體恤之中而詳為訓誡此上世之民所以有勇且知方也

通之以情以平其憾風之以義以作其勤告之以期以定其心示之以勇敢以勵其氣規之以戒懼以防其輕慰之以跋涉之苦以勞其困曲折詳密卻未嘗著痕跡落色相其妙處全在代言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正提出字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只言謂

我來不言何所名彼僕夫加筆謂之載矣兩謂字相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賦也○終不說破蓄勢愈厚

突然發端騰擲奮迅文勢如龍升雲路正不知雨落何許。

首二章極頓挫停蓄之勢第三章乃倒點成奇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言軍事彼旒旒斯胡

不旒旒言軍容之整○憂心悄悄僕夫况瘁賦也○二句轉入

○不言大將而言僕夫是退一步烘托之法

上於任事見節概此於懼事見身分合來是大將本領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旂旒央央四句一氣倒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于字妙于襄者襄於

出字

此章乃上文包裹也前四句束明上二章之語後四句束明

上二章之事天子命我與王命南仲二句是疊筆非複敘乃拍明獵狝之襄之故耳上將伐謀王師不戰皆具語中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文波跌宕且城朔王方日月亦附見矣

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後四句字字提頓征人之勞國事之重

具見矣。旁提歸字後半眼目

襄獵狝而伐西戎此其過峽也。伐西戎用暗敘與上三章

突提到點相類而又加變化蓋以豈不懷歸二句藏過伐戎

一事下章卻從室家思望口中點出伐戎取徑尤奇變也。

首章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領起全篇卻不言何事三章以王

命南仲章明應之此又以畏此簡書句暗應之是文中蛛絲

字

馬蹄之妙

嗚嗚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忽然換筆從室家思念敘來對面文字離奇變幻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倒點明不遑啟居畏此

簡書之故然是隨點隨結一筆作兩筆用故下章只說獵狝也

筆法則旁見側出文情則筆歌墨舞舊說曰豈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乎不惟失詩意且非傳意蓋傳雖為未定之詞然亦謂

以勝兵西伐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仍接上章從家室說開後人以虛運實法

門執訊獲醜薄言還歸二語面面俱關筭矣赫赫南仲獵狝于夷賦也。于字又

妙于夷者夷于伐西戎也。功賓主分明且結第四章歸字

左傳有曰師有功國人屬耳目焉可作此章妙詁如此戰功
凱旋卻從春和景明士女熙攘時寫出真有天上下將軍之
勢矣絢爛跳勃是十二分筆墨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辯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朱子初說從毛鄭以詩中所謂天子王命皆指殷王故謂采
薇為奉天子命伐獫狁此篇為奉商王命命南仲與為西伯
伐犬戎事合辯序謂皆指周王殊矛盾矣且謂自鹿鳴至魚
麗皆周公所定文武時燕勞之歌而武成康三代皆無伐獫
狁西戎事則指周王殊無著落
疑初說當為定論此乃偶岐也

傳曰此勞還率之詩

折衷曰外夷之為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
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為害滋大故欲褻獫狁必伐西戎然

三

伐之則恐獫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
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獫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不秘而
其行不可不速故出車之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
之獫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
之不惟獫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城朔方西戎伏則獫
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伐謀攻心出奇制勝之道
皆具矣迨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遺智
詩教固不大哉

論至

廟謨將略之秘出奇制勝之神處女脫兔之不測軍中人未
知國中人尤未知也賴詩人筆墨高矯畢傳其出沒隱現變化

神速之奇而筆墨之奇即與之相並矣。前三章突起倒點人知為寫軍機之秘密軍事之神速矣。至後三章一寫途中情思兩寫家人情景直寫不使人知人亦不知之意至於執訊獲醜薄言還歸乃知獵狃于夷則秘密者真秘密神速者真神速矣。此為入神之文。獵狃是主西戎是客敘法超妙。出車六章章八句。

雅頌之為樂章者其初只為一人一事而作後遂定為某某之用此篇可證何煩執一偏以聚訟耶。

有林之杜有皖其實

以物紀時
思人情況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妙字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折宕如春
雲出谷隨風搖曳

三

王事句與四牡采薇篇中句意不同三用王事句即三言我字對看可識其意。○日曰我日自私得妙若不知有王事者繼嗣字又妙曲盡居人望遠日復一日情況語淡而味深。怨非體也不怨非情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妙在怨與不怨之間此遺言之妙。○上四句由現在追溯也下三句一折入妙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二句疊筆征夫歸止賦也
語態宛然

有實則秋盡戍將罷矣故臆之曰遑止有葉則春半戍可歸矣故望之曰歸止。○王事二句亦言自初戍至今之心情也卉木萋止戍將歸悲可已矣而猶曰悲止則未歸也故曰征

夫歸止。王事一句為離筆末三句為合筆二章同法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呂東萊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賦也

此章則王事二句為拓筆末三句為轉筆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承上二章又進一步曲盡居人望遠之情

蓋思生慮慮生猜猜生疑遂浸以疑境為真境斯

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

上不遠從車牡斷出妙有實據此邇止從卜筮轉想妙是虛

擬

序曰杖杜勞還役也

辯曰同上

三

傳曰此勞還役之詩

邇止據杜有實之時而言也其音歎歸止據杜有葉之時而

言也其望深不遠由車馬疲敝而擬之也其詞惋而疑邇止

由龜筮協同而信之也其情悚而喜然總未說到既見君子

含蓄無盡。勞戍役也乃不言役者而言家人不言既見之

樂而言未見之思曲盡人情所以入人深也。采薇遣戍卻

用預擬語出車勞還卻用追敘語合觀此篇可見古人無平

板文字。立言之妙前論得之然須知此三詩非直以此為

說以使人也體情至此竝不敢輕使者在其中矣不然與後

人駕馭牢籠之術何異。燕勞之詞多用代言然此篇實有

閨閣氣豈得諸民間而采為樂章耶抑心同理同而體諒入微遂不亞出諸其口耶

論妙

杖杜四章章七句

傳曰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

傳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二十四

呂子回向曰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王伯厚曰羣經音辨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按毛公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故南陔白華華黍連聚置魚麗後今從朱子集傳置此其攷辯則具於華

黍下云

燕南陳震春麓氏識

白華之什二之二

傳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辯曰同上此序尤無理

白華

傳曰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辯曰同上然所謂有

二十五

其義者未必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華黍

傳曰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

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李寶之如

主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

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

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

耳

鄭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子曰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呂東萊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華谷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郝楚望 敬 曰

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為笙歌自為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以此為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狸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樊遏為韶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

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歌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
籥章以籥獻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
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
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
奏維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夫抵歌即樂也
未有有聲無辭之樂。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
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
者作樂象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
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
奏此序所謂其辭亡者也

以上從序而却
氏駁傳尤力

○董彥遠通

二十七

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辭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
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
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
之如也是也然則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李迂
仲曰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鄭漁仲曰此六章
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二字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
是也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
詩既亡其辭又無文安可以強通乎。黃東發曰古者
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
亡為無王雪山景文質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以上
從傳

而黃氏之
辯尤巧

儀禮只言笙入未言笙有辭否也毛公謂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謂為笙詩有聲無詞世之聚訟者紛然起矣顧嘗思之毛公所謂義指序言之也信序為出於子夏所傳則有其義者即必有其辭而毛公所云亡其辭者當訓為亡失之亡則笙入之時乃以笙吹詩如琴操之類其詞句皆藉音以達而不以人聲也疑序為後人贗作則所謂有其義者先不可信而所謂亡其辭者不以為言之謬即讀亡作有亡之亡則笙入之時其所吹者如後世工尺凡四五六一上合之類清濁揚抑叅以成

天

聲而非有語言文字者也辯論雖多其源流實不外此時至今日又烏從折其衷哉雖笙詩也有聲無詞七字古未之見宜始於朱子然而集傳已獨行於天壤矣後人又烏能以虛擬旁據之論隨之聚訟耶故略識諸家之辯論者以見六詩之歧說如此而非有微言大義之攸關則闕疑而慎言焉可也

從小序真贗尋源
斯解鈴之論矣

魚麗于罟鱉君子有酒旨且多興也

魚麗于罟鮐君子有酒多且旨興也

魚麗于罟鰾君子有酒旨且有興也

偶舉一魚而水陸物產之盛見矣專言有酒而般核維旅之

盛又見矣以下三章對照自見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

多旨有三字上以之言酒此即以之言穀禮隆物備不煩言而見○各承上文轉出一層寫出禮意有加無已且於一燕之中時和物豐具見焉可謂言近指遠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

神明矣

辯曰此篇以下時世次第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二十九

傳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差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輯曰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若作燕饗之詩則全詩侈陳口腹殼核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為據則雅頌止為儀禮外傳而已

瓠葉薄物亦與賓共魚麗備物悉為賓設其指不同其義一也○平平陳述不落邊際令人自領其旨序傳兩家所以言各不同也然此詩如序其義較大南有嘉魚如序其義較深云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盛又見矣以下三章對照自見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賦也

多旨有三字上以之言酒此即以之言穀禮隆物備不煩言

但東萊引國語楚望引儀禮國語周禮禮記四節駁朱無已且於一燕

子曰笙曰樂曰奏之說是六篇皆有詩而如後世以音

倚曲之類楚望後說同于張子則又無其詩而詞寄於保以上治內采

音如後世琴操之類也在前人且岐其說矣然非大義盛多可以告於

改此四行

謂曰此篇以下時世次第所賦之夫已見
於前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駁云

二十九

傳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

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輯曰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若

作燕饗之詩則全詩侈陳口腹般核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

為據則雅頌止為儀禮外傳而已

瓠葉薄物亦與賓共魚麗備物悉為賓設其指不同其義一

也○平平陳述不落邊際令人自領其旨序傳兩家所以言

各不同也然此詩如序其義較大南有嘉魚如序其義較深

云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傳曰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
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皆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
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
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朱克升曰前樂既畢謂歌鹿鳴
四牡皇華奏南陔白華華黍也

雅頌之詩其本皆為一事而作及考定詩篇以為樂章遂
以某詩為某事之用如出車本紀南仲之功後遂以勞
還率雖本以祭文王後乃兼用徹饌可證也然則此詩
本美物多而能備禮後遂為燕饗之樂則序傳兩說可

三十

通而與儀禮之文亦合矣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辯曰見南陔

由庚

傳曰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姚虞佐曰二章之詞似以有魚興有酒意實以嘉魚興嘉賓
觀甘瓠翮離自見得

魚之得也以罩而罩罩者由漁人賓之樂也以燕而式燕者
由君子屢提唱君子有酒慶幸之意申焉矣責成之意亦寓

焉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興也

鄭箋曰汕今之撿苦也。陸農師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撿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南有柞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

君既先臣下自應上瓠纍離來羣賢畢至之象也然曰綏之曰又思君子忘其求之甚殷而第樂其應之不疎矣

翩翩者離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興也

式燕屬賓說綏之又思屬主人說一句說兩面意殷勤而筆頓挫。上思字語助下為思慕之思為語助者例以思上一字協韻故以來協思

三十一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辯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

傳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輯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王多吉士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改為燕饗之樂夫樂雖用詩而夫子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則新宮狸首采齊九夏何弗存之是知詩以明王道稽世變不獨為樂耳惟頌為樂歌附諸風雅之後風雅非為樂也人情喜縱放而惡繩檢夫子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可見矣

罩罩則逸者入矣汕汕則伏者出矣求賢如此下文之殷也

瓠則緣木而累也。離則烝然而來也。得賢如此。上交者衆矣。有酒而燕樂之。烏容已哉。四君子有酒語似淺而意實深。語似泛而意實切也。○讀魚麗嘉魚二詩。令人神往於西京之盛。西京之前或未備此禮儀。西京之後又寧有此際遇。謂非千古一時哉。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嚴華谷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也。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駟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三十一

序曰：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邱

傳曰：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字深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興也

句句頌禱而中有微詞。若曰：能為邦家之基，寧不足以萬壽無期乎？下二章意同。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光字大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德音不已，承民之父母而足其義，似只言德，然不已亦壽也。

以上三章美其已然之德，而祝其將然之壽。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遐，不字，若以樂只君

子德音是茂。興也。是字若期其必然也者。

壽說在前，德說在後，若曰其眉壽也，庶德音是茂乎。下章意同。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保艾，則有引翼之道於壽而見德也。古人德成譽立而不自安樂，如此語常意悚。

二章美其必然之壽，而規其修德以副其壽。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三三

辯曰：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傳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平排五章，無冒無結，其中自綺交脉，注語質而味深，格意俱

奇。有字妙，有者不期而必有者也，亦期之而決有者也有。

山則有物，有君子則有德，有德則有福，看得惠迪感召之理。

如響應聲，惟有德者自取之，故前三章重在基光父母之德。

而萬壽德音可決也。下二章蒙上意來，故眉壽黃者可決言。

之第期德音而保艾也，德之有也，人為政壽之有也，天為政。

詩謂盡人即可卷天而得天，尤須策人則相勵無已之詞也。

嘗謂盛世之雅，有責成而無頌禱，蓋懿鑠隆茂之詞，加諸常。

人稱譽過情乃為頌禱加諸君子則惠迪感召之理如響應聲決無或爽者故第勉其惠迪以感召而已矣識得此義讀

正小雅自見無平膚文字

論全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辯曰見上

由儀

傳曰說見魚麗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虛提下三章。燕笑輯曰寫字妙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

傳曰譽美聲也處安樂也

三四

傳以處為安樂說者遂謂譽美聲之著於人者處樂意之存乎己者皆訓詁之求深而晦者也傳乃謂處其位而安樂耳諸侯有國繼先君承王命德修民和保有厥位豈不曰安豈不曰樂王者聞其美聲且檢其安樂而未知其何以有之也今于燕笑語間恍見其宜有譽處之故其德輝之發越何如哉是我心寫兮正指此意言之末二句乃疊筆詠歎以申言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句麗而奇

其德不爽壽考

不忘

興也。美中寓規

龍光錫自天子而為龍為光者其故仍在諸侯則上之賜為

因材下之受非徼幸其德字已在裏許矣進之以不爽又期以終始惟一蓋盛世君臣未有美其已至而不期善其後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奇奧語是心寫之神宜兄弟

令德壽豈興也○美中寓規

傳曰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濮斗南一之曰甚

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情可久也

兄弟疑忌盛世不必有其事而聖王必為杜其端然曰宜則
恩明誼美仍是上一層道理非只不疑忌矣○古聖賢雖當
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皆以鮮終為懼自勵者以此而勵

三五

人者亦以此讀中二章如見其心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脩革沖沖和鸞雖不復加贊美語妙

萬福攸同興也○輯曰直接上有意

萬福攸同直接上二語者蓋有譽處龍光豈弟之德則宜民
獲上齊家者皆具而又朝覲以時以肅臣節則獲福之道備

矣攸字絕妙蓋據其人以信其遇也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辯曰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

野有蔓草同

傳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通篇神味全在四既見君子上君子居其國而臣民戴之朝

於王而慈惠溥焉苟跡論之國之戴君者勢王之錫侯者制
耳此未觀於其人也既見君子則和順英華覲面挹馬始覺
居國朝王種種福慶皆宜加於其人則諸美皆所自致非人
之循分以予也其德不爽宜兄宜弟雖亦為微詞之箴以靳
善其後而降革沖沖和鸞雖難於其當前至止不覺心為寫
萬福攸同乃實語非贊詞也文章隨世運為盛衰侯德如是
稱頌之文有不進於極盛者哉

確論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歐陽永叔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

三六

所以申燕私之恩

突下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二句語若破格及讀下三章乃知

此語之稱情

活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考字妙不
醉不得言考矣

傳曰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嚴華谷曰燕禮膳宰

具官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

厭厭之飲而曰載考真當不醉無歸矣考字註明上章下文

令德令儀又所以註明考字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兩莫不字妙
醉歸始為載考職此

蘇頌濱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

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顯允君子莫不令儀興也。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故又特指出

令德令儀本末具備以之載考則不醉無歸豈過情哉然則首章突作過禮申情之語而以下三章解之則仍情摯而禮

肅也文義文勢俱妙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傳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蓼蕭傳云興之燕以示慈惠此傳亦字蒙上見意最得詩旨

朱克升曰前二章見親愛之至情後二章見獎勸之微意

酒以成禮亦以洽情無過三爵慮過情者之濫而申禮以防

三七

之也苟人有斯須不去之禮以共申親敬無已之情則不醉

無歸豈非王者之所樂哉燕以示慈惠故其言如此然盛世

可用後世亦可用者蓋德將無醉令儀孔嘉如是而在宗載

考歌諸盛世則以美其實歌諸後世即以防其軼也於此見

詩之慮周藻密矣妙論

湛露四章章四句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按毛公以無辭六詩不入什數故升魚麗以足鹿鳴

之什而以南有嘉魚鴻鴈節南山谷風甫田魚藻為

什首故共七什朱子改之乃復其舊云然毛詩什數

不可不知姑識于此



天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彤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末二句與第二句其文勢
互相俯仰則中二句其轉軸也

彤弓 彤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賦也

彤弓 彤兮受言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賦也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三九

傳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與叔曰本末情文無所不備。呂東萊曰受言藏之言其
重也中心好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輔慶源曰
守之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不誠則感之也亦淺畀之不
速則視之亦玩而不以為恩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
者非懼視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輯曰通

篇寫得感激

論

本事之外無一閒語數言之中無限深情讀之猶想見古王
者重賢獎功不濫不吝之象。饗之右之疇之皆非說弓而
弓在其內用意以不盡而妙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教育得地之喻既見君子君子指天子或指師儒之能教育人材者樂且有儀興也

以地能育物喻上能育材樂且有儀一語為全詩實際下三章皆承此咏歎樂者以義理動其天見良心之興起也有儀者以威儀定其命見善教之作養也若此者不成於一日而以為既見君子云者蓋推所由來見教行自上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

何元子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己材之得成

見君子即見育材之人而德將因之成財將因之達矣喜字

單

非虛懸無薄語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語工絕。

鄭箋曰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范淳夫祖禹曰言獲

益於王之多也范說勝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有此振盪詩之全文皆有氣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比也

忽追想到未見君子時情景遂使各既見君子句神味皆飛動矣此文家反剔之妙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辨曰此序全夫詩意

孔疏曰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序言喜樂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

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

傳曰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呂與叔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不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以至彤弓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以此篇也。朱子初論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各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四十一

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定論

四見君子傳謂上見下古說則謂下見上也君本求於士反求於君受育者之樂如此育之者寧容已哉則詩固一以為美一以為風也未章尤妙成敗邪正之介出此入彼之幾隱然凜然然則望君子之育之也豈細事哉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陳少南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

此詩斷宜從序況朱子初亦從之呂與叔說尤不刊

六月棲棲一曰提起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三曰接法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明倒點即注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大題目

此章為全詩之綱首句尤綱中之綱蓋戎車四牡常服治之

有素不待棲棲為匡為佐為定所關至大不得不棲棲者下

皆本此敷陳之○不棲棲則疑於慢事棲棲又疑於不豫也

故以車牡常服三句緊接而以玁狁二句注明乃見棲棲者

臨事而懼而非倉皇趨事克敏而非旁午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錄八字寫出中興矣維此六月唱明既成我服我服

既成于三十里不棲樓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賦也○故棲樓

此承上車牡常服申言之物而且閑不止騤騤矣六月成服

第須載之矣不擾於內者乃可靖外侮不關於細者乃可集

大事天下事大抵如此詩故小中見大

四牡修廣其大有顯軍事以馬為重故中言上所未及者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

嚴有翼共武之服大本領語為全詩補髓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賦也

嚴翼四句寫得不動聲色是王師有征無戰氣象早為下二

章立幟矣○全詩所敘如車馬衣服旗幟以及師行有制前

茅有選駕馭有度並篇中未言者皆以武服二字括盡而以

嚴翼共之此猶一氣徧乎萬物一月印乎萬川也此所謂有

不戰戰必勝者可見棲棲乃以整以暇中之趨事敏而臨事

懼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承孔熾。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賦也。四語聲罪。織文鳥章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輯曰攷工記累言不盡者只四字已盡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四語敘中軍與上章接連薄伐獫狁至于大原二語紀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

盡本事

二章只是一章聲內侵之罪則伏羲執言也述前茅之師則

先聲奪人也述中軍之師則以整以暇而不揚威武也紀征

伐之績則屏之驅之而不黷兵力也通篇敘武備與將略者

多敘軍事只此數語遂陡以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結之而共

武服奏膚公意已結於文武句中佐天子及匡定王國意已

結於萬邦句中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事外開文卻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是事中烘染來歸自鎬賦也。愈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開愈妙

上章已結住矣忽從燕飲生出一段開文於本意正有反照

入江之妙蓋邊境寧而燕喜受祉一人之慶即天下之慶也

燕諸友而張仲孝友賓客之賢可徵主人之賢也意遠實近

有神無跡之文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虜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廢則功力缺矣。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考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礎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辯曰魚麗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于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于此云

傳曰成康既沒周室浸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

四四

居於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自治者豫而應務有餘外禦者略而畜力不竭涖軍則以嚴翼共武服飲至則以孝友為上賓詩人藉北伐以寫中興故詞旨愈斂飭氣象愈博大而以萬邦為憲一語為中興點睛遂覺意味淵雅味之不盡後世述戰功者專侈捷伐之威較此則外強而中乾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起法方叔涖止節其車三千師

于之試句鍊而峭是中興之師方叔率止節乘其四騏四騏

二句從方叔眼中看出妙

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路車有奭鞞第魚服鉤膺倭革興也。妙在不涉一毫軍旅氣象。此烘染壯猷二字。
在閑處
著筆也

秦之伐楚也。李信以二十萬人而敗。王翦以六十萬人而勝。論方略則秦固遜。周論楚強則古不異。今也春秋自柏舉外。無入楚之境而勝之者。非以其地險人衆耶。故雖顯允之元老。亦必以三十萬人而後得蠻荆之來威。則雖謂其車三千。即壯猶可也。故篇中三言之。是詩之眼目。按孔氏謂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當是集傳謂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則見各不同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

甲五

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瑩葱珩。興也。旂車服佩皆與上章為互文。

首二章於方叔率止。向下只敘車馬服飾。與其車三千。絕不照顧。寫出元老整暇氣度矣。然以文論亦養勢之法也。觀第三章後六句。自見靜如處女。動如脫兔。方叔之壯。猶以之詩人之筆勢亦以之。

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興意一變。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八字敘爾許事。且與顯允上車馬服飾為互文。顯允

方叔敘中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興也。敘出壯猶設施。下章藏在此二句夾縫中。妙絕。

率止三句。忽用詳敘。較上二章文勢陡變。顯允三句。忽用暗

敘使末一章倒補成奇用筆縱橫出沒直與兵法爭奇矣

蝨爾蠻荆

倒點

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主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

補句妙見不輕進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三句在上章伐鼓淵淵中

顯允方叔

忙中抽筆

征伐獫狁補句妙見不徒兵威也

蠻荆來威

賦也○此句在上章振旅

闌闌後

恰結

句句與首二章相反且句句與第三章相參文心文筆變化至此乃使壯猶二字從無形中呈露出精神聲勢來是謂入

神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傳曰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

四六

賦其事以起興

輯曰詩有全篇意絕不露而悠然可味者有意在一二語而俯仰抑揚寄興者如六月但稱軍容之盛而吉甫精神處只有嚴有翼一語采芑第言車服之華而方叔精神處只克壯其猶一語二雅一事作一詩且然況於風乎三頌亦然

文武成康之澤衰楚即僭王後雖暫革而東遷之後遂假而不歸蓋其地大其俗剽其黨與衆敢與大邦為讎者有所恃也兵少則抗兵多斯懼故用三十萬人則可小挫之而輒不敢逞此即壯猶之大端也三提其車三千是眼目處卻先鋪張車馬服飾如不欲戰者第三章忽以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振起文勢讀者正欲看其車三千作何布置旋以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含糊結住讀者且不知其車三千於誰致討矣至
末乃倒點蠻荆提明壯猶而以嘽嘽三句寫出其車三千聲
勢來乃知惟動大衆故只執訊獲醜即得蠻荆來威所謂壯
猶如此結構離奇隱現敘得精神聲勢出覺三十萬人在方
叔指掌中運轉而方叔之運轉三十萬人又在詩人筆墨中
運轉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既字妙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徂東二字提通篇

只兩既字寫出百度具舉矣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一若行所

四七

無事者不駕則已駕則可徂恍見西京綜理咸周其振作于
東都直舉而措之耳中興之本具於此章

田車既好

特提田車別上章起下事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姚虞佐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
也

首章駕言徂東總提也末章之子于征總束也中間由會同
而田獵為徂東二事本先會同而後田獵而先敘將獵而治
其事者新君奮然更始無一日或忘經營羣侯喁然向風無
一人不修歲事而治獵者自治獵來王者自來王不約而同
會逢其適故五章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也詩人欲描寫其

盛故先言將獵而適遇有繹之來即為我舉柴之助則內復古而外來庭一時畢覩其盛而文情文勢亦迴翔飛舞矣論妙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寫得建旒設旒搏獸于教賦也

上章虛此章實皆言將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接上神行赤芾金鳥會同有繹賦也○字法拙而妙莫不來王

只此二字寫出

上甫至止下即來庭可見服人端由自強虞書舞千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與此大小或不同而氣象則一也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上文雙流並列至此忽合妙

二三章言將獵四章言會同此合而言之助我舉柴兩層俱

四六

見而賓主正極分明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夫其馳舍天如破賦也○贊語精鍊入妙

田獵正文不可無此鋪敘無此摹寫然下語研練至此真似

觀德不似校獵矣此所謂中興之射御與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如見其以整以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賦也○如此方是天

子之事

輯曰四語粧點太平景象大道理大識議

是田獵是王制有上章寫射御之精良不可無此章寫氣象之整暇節度之博大也

之子于征提喚作東有聞無聲四字精大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即一事點出

由西京而東都由會同而田獵車馬旌旄真有殷雷蕭雲之概矣卻以有聞無聲四字束之遂覺前七章千人萬馬皆有條不紊若行無事君子大成即此斷定不須更求證佐也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

傳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

罍光

以美之

有起有結有提有束有鋪排有摹寫有挑逗折旋有合併纏染小雅至此比偶泳歎之體稍變為單行直走之文矣。夷厲以來周道浸衰宣王能朝諸侯是即中興實蹟矣而此詩美中興必從田獵敘起者敘田獵非為田獵敘也其故有二一則成康以文德綏天下德衰則流於弱而人心渙顧創業者非洽以厚德無以致九有之歸守成者第振我王靈即是虛既衰之燼震之以武而人心聚矣一則田獵雖為國之一事而全勢繫焉苟非王賦具充軍實具備蒐閱訓練有勇知方鮮能為此舉者宣惟積敝俱起故積衰克振也試讀此詩語

意皆以後一說為指歸而前一說則不見焉然從田獵敘起是即前一說之旨也試觀北伐南征江漢常武無非以武功戡禍亂而致乎寧則今之會同有繹謂非軍政修明王靈丕振之所致乎哉一代之興必有所偏重其後遂輒與一代相終始商政駿厲嚴肅而紂以暴虐訖大命周治文明馴擾而平以弱懦成東遷使厲王之後無宣王之振武功以肅攝天下之心恐棄西都不在平王之世矣文治之敝必為廢墜必為姑息必為衰替夫文武之德恆歷數十世而始篤生之英敏之才苟閱百十人而即得見焉然則以武振文治之敝亦猶國倉示之以儉文勝則救以質也夫不酌奢儉之中而示之以禮不衷文質之平而建之以中豈曰至善然而聖人歷數十世而一生英才閱十百人而可見則宣王之所以中興者誠識時而量己而實洞中乎理勢之宜然也試讀瞻彼洛矣之詩而知周之末流不難救宣王之振作為識時也則詩人之旨見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百度具舉於一端可徵矣

升彼大

阜從其羣醜

賦也。此亦擬言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句法參錯

古峭似拙似鈍妙

瞻彼中原上緊接其祁孔有法向儻儻俟俟四字寫或羣或友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賦也○句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上緊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賦也○如此結乃是天子之事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辨曰慎微以

下非詩本意

傳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東萊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

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

五十一

亦足以觀矣

車攻浩博吉日簡質車攻不為田獵作吉日專為田獵作車

攻作於東都則遠振王靈吉日作於西京則時講武事此二

詩之同而不同也○古人文字皆言不盡意此詩言獵而曰

既伯既禱既好既差可見庶事皆豫治也虞人聚獸左右掩

羣必於天子之所而惟天子之燕可見庶司競於其職以媚

一人也既獲之後御賓酌醴可見取物有節大庖不盈且飲

食以申中心之好者一事不忘乎賢也言第止於此而意已

通於彼故曰言近而指遠看為數陳獵事何以為中興乎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二于字追爰及矜人

句粘上哀此鰥寡興也。句

神行

一幅鄭俠流民圖。痛定思痛語帶泣聲此即所謂哀鳴嗷嗷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集字得之不意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興也

首章追溯既往其究安宅又預擬將來于垣劬勞時實有此

兩念並集非喜非怨似幸似歎曲肖人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竿頭進步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兼指于垣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比也。指于垣時追歎于征

五三

黃葵陽曰說愚人正以感哲人也。輯曰哀鳴在中澤後所

謂痛定思痛也。劬勞者體前日之情謂我之歌因逸而思苦

也。宣驕者見今日之安謂我之歌獲逸而宣驕也

世亂遭飄蓬生還偶然遂劬勞可念故謂我劬勞者遂不能

忘夫謂我劬勞劬勞寧能少減然人情遇困苦而畏人之不

知也類如此此東山四牡采薇杖杜所以入人深也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辨曰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傳曰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于征劬勞作室亦劬勞雖苦樂已懸而劬勞則一也古王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民不知有離散上烏所用安集然則宣王所為幾成小補矣嗷嗷之鳴殆備舉其情而以復古望宣王乎其能其否卜諸王之視民為劬勞否耳謂我劬勞則必懲前毖後為之計長久不以勞來還定安集為畢乃事矣言及愚人正以感哲人是反剔法而詞止平舉所謂諷詠以悟君者也

妙論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

四字畫出
揚屬之神

夜未央

作疑度
之詞看

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

賦也

五三

夜未央句作疑度之詞下三句乃有轉身之妙蓋此未字與不戰不難不顯不承等不字語意相同也如此看與本章文義宛轉相生且與三章夜鄉晨亦呼應有神央者中也若云夜雖未央而庭燎光鸞聲聞矣勿乃為時太早乎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

畫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

晰晰噦噦只易兩疊字而時之早晚聲之遠近具見焉此化工也。庭燎之光者見有光而憶為庭燎則非未央也庭燎晰晰者觀庭燎而已成晰晰則非未艾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寫得出
畫不出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傳曰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輯曰程子東萊皆謂箴過勤意此時倦勤已兆矣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珥豈此時乎

無見有見無聞有聞勵精不可見此為之畫影鏤神○序謂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箴者欲其常如所美勿或鮮終云爾
箋乃謂王有雞人之官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是則止宜
諫誨無可美矣後儒因變而為箴過勤夫進銳者退速周宣
王唐太宗大略相同始進太銳急終可卜宜有可箴者但玩
詩中未見此意或惜於宣王之晚節而為此言與集傳言美
而不言箴掃盡枝葉矣

五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歎彼飛隼載飛載止

沔以發其端

息我兄弟

邦人諸友

可見亂之所被者廣矣此對面寫法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末句陡轉語意不

盡○念亂者當復如何試思之

思深慮遠具見於言如聞其聲如晤其意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歎彼飛隼載飛載揚

即以水隼作轉意妙

念彼不蹟

字造而確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殫忘

興也○句句含蓄總未說破

傳曰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不蹟字妙蹟者先王之成憲舊章法言法行也不蹟則逸出

其外虛構而為訛實指而為讒皆所優為職為亂階者其人

矣。○上章反呼下章正應此章用加筆法上下倍見精神

馱彼飛隼

此上應脫流水二句

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一筆頓醒莫肯念亂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矣字其字妙直打穿後壁看

亂由讒興然遇不敬者則藉之口遇能敬者則息其馘矣末

二句全篇點睛可見傾危之俗亦君子示之以隙而後人得

乘以鬪其捷也。○君子敬身敬事只以自盡非為弭亂而然

而遇訛言讒言必將自消不能有加於我末二句見有以持

身即有以入世而不能者之可危亦因以見矣

通論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傳曰此憂亂之詩

五十五

履霜堅冰集霰雨雪讒人害正職為亂階莫肯念亂者不能

覘微知著也進之以敬則懲訛弭亂原不外自治而得之然

則詩人憂世之亂尤憂人之不自治乎。○念亂二字突然發

端不蹟二字漸指其事訛言讒言則全盤托出矣然讒言者

亂之端也肯念亂者敬之端也而即以我念亂開人念亂之

端直期人以心德挽世風更期我以一人回衆趨矣具此識

力乃許憂深慮遠

賺論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傳曰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

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

傳曰言誠之不可掩理之無定在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

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二字或字維字可以字手攜事示語意諄然

傳曰程子曰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陳伯玉曰檀何幸而在園石何不幸而在他山朱傳穀言惡木檀不言美材自是妙解

五十六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傳曰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

呂仲本柎曰二章言類而義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

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于目前而理則至深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擇以榮悴言猶安危利害之謂則思亂防危可怠乎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則防奸遠佞可少乎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至言攻玉則夫人之德成於石矣。徐徽弦曰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輯曰此詩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胸中圓透目擊道存

○二章每句各詠一物意義不相聯而相形妙
忠告而出以微言手攜事示泳歎淫液。禽魚木石悟其理
皆可為性命身心之助令人恍然解亦令人十日思。無冒
無結格之奇也言近指遠蘊之深也語小變而義大異理之
雋也詞不迫而意獨至神之淳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朱子別論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絕不發露。鄧汝
極曰辭不直指意託遠諷可興可觀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傳曰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